

一个“武疯子”的死 两个家庭的痛

“武疯子”李旺头被打死了。他的死,让溧水县和凤镇巷口村的村民做农活时用不着时刻警惕背后,走路时用不着处处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,回到家后也用不着赶紧拴上大门,绷了几年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了,终于长舒了一口气。

村民获得了安宁,有人却付出了沉痛代价——李旺头的邻居朱信林及家人因为不堪其扰,动手“教训”了李旺头,致使其死亡,而朱家三口人均获刑。对李旺头的家人而言,他们失去了亲人。这起“武疯子”被杀案件的背后,究竟有着多少辛酸的事?

1. 没人不怕“武疯子”

他总是带着两样“武器”
说不定什么时候给你一下

溧水县和凤镇巷口村,一个只有200多人口的小村落,这几年一直被“武疯子”李旺头搅得无法安生。

其实,40岁出头的李旺头成为“武疯子”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。上世纪90年代末,他还远在深圳打工,似乎是工作受挫的原因,他不久便回到了村里。2000年妻子离开了李旺头并携女出走云南。这之后,村民们就发现李旺头疯了。

“不论什么时候,他身上都要带两样武器,弄不清楚什么时候就会给你一下。一般是镰刀、棍子、长刀、叉中的两样。”村民对他的行为特征已经很熟悉了。

曾经“中招”的70多岁村民张老汉至今身体还没恢复。2005年6月的一天晚上,他正在田边干活,背后突然被人猛砍了一刀,他转过身看见是李旺头,还没来得及

及躲,胸前又被砍了一刀。李旺头砍完后转身就跑,满身鲜血的张老汉没追上。“就是追上了又能怎么样呢?他是个武疯子,没办法。”

村民老夏的被打也是不明不白。老夏回忆说,2003年10月的一天下午,他正在李旺头的弟弟家帮忙修电视,李旺头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,一记闷棍打在他的头上。事后老夏自己掏钱去缝了七八针。

村民小张更是遭遇了“祸从天降”。2003年9月,他正在搞装修。因缺水泥,他便走到一户人家那里打算去买两包,那家中没人,小张就站在楼下等。这时,一个身影突然从新建楼房的楼板上跳下来,他刚看清楚是李旺头,身上就连挨三刀。惹不起只好躲,为避免再被李旺头砍,小张捂着滴血的伤口飞也似的逃走了。

2. 被打的人太多了

女村民看见他就跑
回到家里就赶紧拴上门

这几年被李旺头打的村民有多少?没人说得清。因为每个村民都能报出一长串被打者的名字。村委会和派出所处理的与李旺头打人有关的纠纷也太多太多。

“没办法,被打了只能自认倒霉,村民看到他躲得远远的,女的更是转身就跑,回到家就把门关得紧紧的。”村里治保主任说。“印象中只有2003年他砸坏人家玻璃,他家人赔了100多块钱,其他的纠纷,他家人都没赔钱。”

即使老婆孩子离自己而去,李旺头也不是无亲无故。他的父母年近八旬,都住在

村里,他在家中排名老三,而哥哥、姐姐和弟弟也都住在村里,但是李旺头却是一个单门独住在破房子里。

按理说,父母是“武疯子”李旺头的监护人,可每每儿子在外面惹了事,他的父母几乎没有给什么赔偿。两个老人都觉得,他们年纪已经大了,根本管不住儿子,而且没什么收入来源,也给不起钱。而李旺头的兄弟和姐姐也分别成家,没法管他。

就这样,没人管的李旺头越发肆无忌惮,除了打人,后来他偶尔还会到村民开的小店里拿点日用品和吃的,村民也只有敢怒不敢言。

3. 邻居忍无可忍了

邻居朱信林被捅
结果他带人“教训”死“武疯子”

村民压抑太久的怨恨终于在2006年10月17日爆发了。

那天上午,40来岁的村民朱信林正从田里把稻子挑到路边上来,经过田埂时,他看见李旺头挑着桶迎面走来。就在朱信林转身准备躲开时,突然觉得背后一股刺痛,再一摸发现是腰部被捅了一下,而李旺头手里拿着一把起子,开心地笑着走了。朱信林疼痛难忍,骂了一声便跌进了水沟。

朱信林报警后,民警照例让李旺头的父亲带他去送医院。所幸起子虽然插得有些深,但是没有大碍,李父赔偿了210元的医疗费后就回家了。

回到家中的朱信林想到李平时的所作所为,越想越气。下午3点以后,他终于决定要“教训”一下对方。他手提一根木棍,与持木制锅盖的弟弟朱信才,还有父亲朱宝生三人一起来

到李旺头家门外。见其大门已经用木头从里面撑着,朱信林猛踹几脚蹬开门,又用脚踹房门。这时,一片瓦从上方掉下砸在了朱信林的身上,他抬头一看,李旺头正在阁楼上用瓦砸他。怒从心生的朱信林找来一个梯子,顺着梯子爬上屋,抓起屋顶上的瓦就砸,几下之后,李旺头被他砸得躲进了房间。

朱宝生见状用钉耙捣开房门,随后三人冲进了屋。朱信林进去后推倒了一面墙砸倒李旺头,又提起棍子击打对方,直打得李旺头大声叫喊。他们用脚踢了两下李旺头的胳膊,这时,弟弟拉着哥哥的胳膊说:“打够了,走吧。”三人随即离开了。

然而,正是这顿“教训”让李旺头丧了命。虽然在不少村民看来,朱信林父子三人是为村民除了一害,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法律的惩罚。



沈明图

4. 都成了受害者 朱信林及两名亲属 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

动手“除害”的为什么是朱信林父子三人?在警方面前,朱信林痛苦地说:“因为我家被骚扰最多。”朱信林家距离李旺头家只有几米远,是真正的近邻。由于离得近,在李旺头成为“武疯子”后,他家就没过上安稳日子,他的妻子吕巧梅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

三年前的一天,朱信林外出,吕巧梅在厨房里做饭,李旺头突然冲进来将门反锁,上前掐住她的脖子不放。幸亏一个小伙子听到呼救后踹门

进屋,引开了李旺头。“她基本上年年被打。”有村民透露说,2002年李旺头曾经冲到村上小学里,当众撕毁了身为小学老师的吕巧梅的衣服。

不少村民亲眼看到,在事发前几个月,吕巧梅被李旺头无故刀砍后满脸鲜血倒在门外,是一些村民把她抬到医院的,之后她住院好多天才回家。

除了被打,朱信林家的电线、电话线也多次无故被剪断,他每次都听人说是隔壁“武疯子”剪的。面对种种骚

扰,朱信林都选择了忍气吞声,当他终于爆发出来结束了几年战战兢兢的生活后,等待他的则是威严的法律。

法医鉴定后认为,李旺头是被打后内脏破裂,大出血而死。综合三人作案情节,法院在今年春节前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朱信林有期徒刑13年,剥夺政治权利3年;判处朱宝生有期徒刑3年;朱信才有期徒刑3年,缓刑4年;附带民事赔偿李旺头家人各项损失10.7万余元。这个判决已经生效。

5. 村民的请愿书 80多村民签名 希望能宽大处理朱信林等人

住院4个月。2005年村里和镇里再次出钱让李旺头住院长达9个月。

“2005年因为缺钱,村委会就和村民商量说,由村委会、村民和李旺头家人三方出钱,给他去治疗。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,村民都同意了,李家却说没钱。结果事情黄了。”经济条件的限制,让李旺头出院后恢复了“常态”,村民们只能继续咬牙忍耐。

在朱信林一家除掉了“祸害”之后,村民们自发写了联名请愿信,请求对这三口人作出宽大处理。在请愿信的下面,是80多人的签字和手印。一位知情者说:“村里总共才200多人,这次基本上每家都签了。”

村民们的对立情绪很明显,而李旺头的家人呢?据了解,其母夏水妹在事发当天傍晚接到村民电话:“你儿子被人打了,现在屋里没动静,你去看看吧。”她随即告诉了老伴。“打死了拉倒。”老伴说出这句话后没有动身,夏水妹起身出门了。

摸到李旺头冰凉的手后,她马上哭着报了警。她说:“听说打人的时候有三四十人围观,都没有一个人拉架。”事实上,就在朱信林手提木棍带着弟弟和父亲走向李旺头屋子时,被正在路边种菜的李旺头的姐姐看到了,而她选择了继续干农活。她事后说:“我看那么多人去,以为不会有什么事。”

6. “武疯子”的启示 南京有1万“武疯子” 如何监管和救助仍是难题

“‘武疯子’的事,村里很头疼,但就是没人管,后来闹得不行了,我们还找过公安和民政局的同志,他们都管不了。”村里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。

法律人士说,对“武疯子”的管理,涉及卫生、民政、公安等多个部门,但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法规可依,结果反而成了盲点。

而南京市残联的一个调查统计结果表明,南京6万余名精神病人中,有肇事可

能的“武疯子”约1万人。患病人群的增大与现实救助机制的缺失,已经构成越来越尖锐的矛盾。

据了解,目前南京市民政局有这样的规定:享受低保的“武疯子”只要带着低保金,不用家里花钱,就可以去精神病院住院治疗,其余费用由各级政府承担。这个规定的具体减免办法是,对住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:住院费用按每人每月750元标准收取。患者个人按最低生

活保障标准缴纳,不再承担其他费用。不足部分由市、区(县)两级各负担50%。这些享受优惠的低保“武疯子”被安排在青龙山精神病院和祖堂山精神病院。

只有类似这样的规定越来越健全,“武疯子”和正常人的权利才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保障,李旺头和朱信林的悲剧也就不再会上演。(文中人物系化名)

通讯员 武宁琪
快报记者 马乐乐

观点链接

“武疯子”该怎么管

社会上流传这样一句民谣:“软的怕硬的,硬的怕不要命的,不要命的怕有精神病的。”这是精神病人威胁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。但是,有相当多暴力型的精神病人既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,也没有受到必要管束,成为威胁社会安宁的流动“炸弹”。

我国法律明确规定,精神病人应由家属或监护人送医院治疗,必要时由政府强制治疗。即使精神病人涉嫌犯罪,我国的法律对其也多是采取保护性的约束措施:精神病患者在其病情发作时,行凶作案不承担刑事责任,只能将其送至精神病院强制治疗。

患者家庭负担太重

调查显示,目前我国对精神病人的看管和治疗主要停留在家庭承担层面上,大量的精神病患者本身家庭经济条件就比较差,很多家庭因此致贫,治疗的费用相对来说虽不是很高,但因精神疾病的特殊性需要长期治疗,所以不少精神病人家庭无力承担治疗费用。此外,由于暴力性精神病人具有社会危害性、容易复发,一些家属往往对患者缺乏信心,轻则重视不够,重则拒交医药费,甚至抛弃,大多数病人家属不愿意领回监护,使病人入院容易出院难,令医院非常头疼。即使有的家属勉强将病员接回家,由于无法长期、有效地监督病员服药,致使大量精神病人“散落民间”,这无异于“放虎归山”,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。

需方方面面共同关注

如何很好地监管“武疯子”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社会问题,社会各界一再呼吁加强对“武疯子”的监管。精神疾病患者是弱势群体,要保护他们的利益、给予他们关怀,仅仅依靠精神病医院是远远不够的,患者家属、所在单位、社区、村镇以及担负社会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都要齐抓共管,将暴力犯罪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。 王胡



一名“武疯子”在砸车



强制救治“武疯子”